



# 用野餐好物抓住春色的小尾巴

◆ 珑 恩



有人说，没有野餐的春天是不完整的。尤其是当下，野餐几乎就是美好生活的风向标之一。

自英文野餐(picnic)1748年首度出现在一部英文辞典中，全球的人们对这项活动的热衷程度便有增无减，野餐甚至被列为摩登生活的标配。当然，普通百姓的野餐未必要像莫泊桑的《一次野餐》中那样在空气中荡漾浓情蜜意，也未必要像莫奈笔下《草地上的午餐》那样充满精致的艺术感，但是，同样热爱在春光下野餐的当代设计师们，脑洞大开地为人们准备了一批简约不简单的野餐好物。

找一处空气清新、碧湖蓝天、风光旖旎、人迹稀少的郊外之地，和家人孩子来一次路边野餐，在气温攀升直上之前，用设计助力美好生活的仪式感，好好抓住并享受这个不一般的年份的春色小尾巴。

## 亘古匠心撑起简约仪式感

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野外活动，设计史上留下了不少关于野餐的佳作。比如，在上海汽车博物馆的展厅里，你不难发现当年汽车工业初兴时代，欧洲的贵族找工匠为他们驾车出行的野餐定制的整套行头。从银质刀叉、骨瓷杯盘、水晶酒具、锃亮的咖啡壶到分格摆放这些餐具的行李箱，每一件都由管家打理，工匠根据主人的喜好量身定做。当年，为一次野餐，工匠们必得竭尽所能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而今，在后工业化时代，人们的野餐虽然不需要如彼时一样繁琐，但一些必要的野餐仪式感仍然得以延绵传承。幸而，设计师们也应时代之需和审美更迭，为普通百姓提供了更多野餐行头的选项。

想要在野外啜饮冰镇饮料，除了移动车载冰箱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设计商店(MoMA Design Store)出售的汉诺·维格·阿特拉森(Hlynur Vagn Atlason)设计的诺玛德(Nomad)饮料瓶也是可选项。软木塞封口、杯子叠套的极简运动瓶式不仅复古时髦，而且可以扔进洗碗机，打理起来省心省力。设计团队提姆布克托(Timbuktu)的“网红”旅行咖啡套装，则为手工咖啡迷的野外用餐量身定制。野餐晒图中的“常客”WEMUG折叠杯，其杯身设计折叠后仅有5厘米厚度，跟女孩子的气垫粉饼盒差不多大小，可以直接塞裤兜里。而美式Log托特包，不仅将沙滩巾、野餐毯“一包打尽”，还配备了装钥匙和打火机的暗袋，堪称野餐收纳神器。还有酒商专门为野餐酒瓶包装设计了相应图案的餐垫，都是让人很难拒绝的剁手好物。

不过，让野餐设计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变并不全在于这些杯盘碗盏、软包餐垫的“小打小闹”营造上。

用一张折叠餐桌替代传统餐垫，荷兰布鲁恩(Bloon)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杰瑞·鲍比(Jeri! Bobbe)的设计初衷是让人们在野餐时享受和在家吃饭时一样舒适的感受。为此，他千方百计，设计出了“春时”(Springtime)野餐“篮筐”。看似是能拜访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篮筐，实际上展开之后便是一张双人桌和两把椅子的紧凑构造。更巧妙的是，每个椅子的内部都可以存放食物与餐具。

另一家荷兰设计工作室格木(Gorm)的设计师们则自19世纪的缝纫盒构造中寻找灵感。他们的“茶盒”(Tea Box)，不仅是一只装茶具的木盒，盒子的四个长方形的侧面可以展开成一个平面，恰好是一个便携的饮茶小几。

更大的手笔来自Camp Champ公司的创意智囊们，他们的野心不仅在于小而美的一桌一椅，而是试图将整个料理台都“塞”入“诺富特”(Nifty)野餐柜中。物不可貌相，“诺富特”看上去俨然就是个中规中矩箱子的模样，但是瞬间就能变身为包含6人份的圈套餐具、刀架、调味品架以及各式厨具在内的料理台，在野外搞定各种简餐的制作不在话下。而且从这款野餐柜钢材架构、铝材包边以及基础板材都做了防水与防紫外线的处理的角度来看，这群设计师的确显露出要打造永恒好设计的企图。

同样有此雄心还有“一物”(Everythings)设计团队，他们像魔术师一般，用极简的三层木质框架，制作出名为“肯斯特·托里”(Kisten Trolley)的多功能移动厨房。其拖动垂直摆放的三层木架，“肯斯特·托里”就会展开成内里包含收纳各种蔬菜水果、锅碗瓢盆，以及水槽和脚踏采水泵的厨房。身处荒郊野外的一些使用者，体验过这个设计，才懂得其贴心之处。

## 享受“野趣”之外保证安心用餐

当然，真正让人回味无穷的野餐并不仅仅只是在于吃喝带来的乐趣。印象派画作描绘了很多野餐场景：树影斑驳，白色亚麻餐布上四处滚落的水果、读了几页的小说，还有半盏微凉的茶。时间足够，微风正好，日常生活之美与随性，在光影流动中呼之欲出。可见，野餐之趣更多地在于“野”。

这些执着于描绘野餐美好景致的画家们是想不到，现代人的野餐繁文缛节骤减，却因为各种花样百出的设计，增添了更多内容。

比如，喜好野餐却对蚊虫敏感的设计师，就以顽童般的心态，打造了又能驱蚊，又能在嬉戏的时候客串对战的“驱蚊水枪”；比如，可移动箱式网球装备设计的出现，让野餐中的人们能随时随地展开一场亲子网球比赛；再比如，设计公司斯卡格瑞克(Skagerak)则干脆为热衷野餐的人们专门设计了一种Akiko法式滚球，并为六个铁球和两个柚木做的目标球定制了套箱，这种设计和收纳方式有点像哈利·波特常玩的魁地奇。

还有设计师拿野餐中的水景做起了文章。一些设计师为野餐捉刀IPX7防水级别的音箱，其中，布鲁可石(Brookstone)的设计师打造的游泳圈形漂浮音箱就是比较成功的一款作品。这款音箱轻盈的构造像游泳圈一样漂浮水面，让人一尝听着音乐打水仗的痛快。又比如，有设计师将圆形遮阳棚电动观光船的桌子结构稍加改变，通上电，整个玻璃钢游船就摇身一变，升级成为具有烧烤功能的“水上餐厅”。

一些野餐爱好者同时也是观虫爱好者，一盏野外适用的灯也是他们出行的必需品。福睿斯·斯古德比克与维尔迪福瑞(Floris Schoonderbeek & Weltevree)的设计师的得意之作手提“小球灯”就因为满足了观虫爱好者的需求名噪一时。这盏手提灯的光源是彩色的可转动的圆球，通过USB接口充电，可以最高亮度持续10个小时。圆球下使用了一种塑料低密度聚乙烯(LDPE)，当光源朝下时，可通过塑料本身散发出柔和的光线，不仅是调节气氛的好工具，其亮度也很适合观虫。

事实上，野餐中的野趣也与中国文人亲近自然的审美趣味颇为相投。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曾记录了一次中式野餐，沈复的妻子芸娘特意携带了一只砂罐，用铁叉串住罐柄，悬在灶上，加柴煎茶，众人在柳荫下团坐。这段记录证明，野餐看似为舶来品，实则在中国早有渊源。这也是我们对野餐具有天然亲近感的原因，虽然今天介绍的大多是西方设计师的野餐之作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更多带有浓郁中式文人情怀的野餐设计将会问世。因为，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，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。